

雷锋在我们队伍中



武装警察部队卷

茂密的橄榄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茂密的植物林



茂密的橄榄林

雷锋在我们队伍中

武装警察部队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 名：茂密的橄榄林

著 者：冉 然 等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 版 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 刷 者：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装 订 者：河北三河三中装订厂

发 行 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9.5

字 数：199,000

版 次：199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01—18,100

书 号：ISBN 7-5033-0201-1 / I · 173

定 价：4.3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序

徐寿增

这本报告文学集《茂密的橄榄林》，作为“雷锋在我们队伍中”系列丛书的“武警卷”，生动地反映了武警部队指战员向雷锋看齐的英姿风貌，集中地展示了部队学习雷锋活动的丰硕成果，也是武警部队文学创作的又一可喜收获。

雷锋，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六十年代为全国人民树立的一面伟大旗帜。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雷锋精神，是人民军队贡献给中华民族、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雷锋的形象一度被歪曲，雷锋精神一度被抹煞，学习雷锋的活动一度受到严重挫伤；但是，在进入九十年代的今天，雷锋精神又重现神州大地，而且放射出了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这是因为：雷锋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鲜明特征，已深深扎根于全军和亿万人民心中。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需要，也是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需要。面对发展商品经济给部队建设带来的各种影响，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对于发挥我们

的政治优势，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坚定干部战士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全面加强部队政治建设，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使命。我们清醒地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还充满荆棘，社会还存在不安定的因素，我们的任务是非常光荣、艰巨和繁重的。我们武警部队遍布全国各地，广泛接触社会，和人民群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坚定不移地开展学雷锋活动，在指战员中大力提倡和发扬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在警营生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学习雷锋的活动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用雷锋精神来激励指战员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履行好我们的神圣职责，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第一流的业绩。

我们欣喜地看到，武警部队学习雷锋活动方兴未艾，已经涌现了许许多多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他们象雨露滋润下的橄榄林，正茁壮地生长在祖国的辽阔大地上。这本报告文学集，虽然只是从茂密的丛林中摘下的几颗橄榄果，然而也显示了整个橄榄林的挺拔形象。这本集子里所展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比如“马背医生”郭振阁、“高原勇士”甄万和、荣立集体一等功的天津总队的六中队、上海总队的“雷锋班”、甘肃总队的三支队党委以及苍山县中队中队长李英，交通二总队六支队八中队中队长陈小平等先进集体和个人，他们虽然肩负的任务不同，战斗的环境不同，创造

的业绩不同，但却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雷锋精神：他们都象雷锋那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胸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都象雷锋那样，对人民无限热爱和忠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他们都象雷锋那样，对工作满腔热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党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是值得我们大力讴歌的。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组织指导下，我们部队的专业和业余作者，深入到学雷锋的实际活动之中，运用报告文学这一文学“轻骑兵”，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具有时代特征而又富有浓厚生活气息，个性鲜明、神采照人的高大形象，展示了他们那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博大胸怀，为我们深入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树立了真实可学的榜样。这样的创作方向，是值得称道的。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我们武警部队的作者，一定要牢记：生活才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希望我们武警部队的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更好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用自己的笔为武警部队建设服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塑造出更真实更感人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使雷锋精神在部队更加弘扬光大，使“茂密的橄榄林”更加郁郁葱葱，又使文学创作的园地更加繁花似锦。

这本报告文学集，作为“雷锋在我们队伍中”系列丛书的“武警卷”，和其它各卷相比，无论是反映部队生活的深度，还是文学创作的水平，都还显得比较稚嫩，有待于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学习提高；但是，由于前面所说的读后感，我很高兴地向广大读者，向武警部队指战员推荐这本报告文学集。

目 录

序	徐寿增(1)
草原有个菩萨郭	冉 然(1)
边陲铺路石	李哲训(26)
古来征战几人回	依 然(44)
雪山之子	萧 潇(64)
警营孺子牛	陈淀国(77)
永恒的太阳	刘彦军(94)
那里有一片橄榄绿荫	潘仕明(117)
勇士之歌	李晓伟 白文华(131)
一颗不陨的星星	德 咏(147)
鲁南铁拳	刘秉荣(159)
寻找我的同年树	梁粱 大平 贺志宏(182)
擦亮人间最后一个窗口	董永杰(198)
武警首次向亚洲亮相	番 月(218)
一片爱心在珠湖	熊相仔(239)
从彷徨到奋起	严立群(254)
默默无闻的浩歌	王绍智 张行道(270)
春城神警	照 春(281)

草原有个菩萨郭

冉 然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塑造一尊雕像，而这些雕塑材料就是我们的行动。人们可以不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能够通过你的所作所为认识你，确定你的价值。

据说，在古印度有一位与中国的圣人孔子同时代的王太子，由于不堪忍睹人们在世间所经受的各种苦难，而立之年前，毅然舍弃了皇族的王位和富贵，去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经过六年的修道和漫游，他来到一棵伽耶毕波罗树下，日复一日地结跏趺坐，静思冥想，终于悟出了通向涅槃之境的无上智慧，当他从这棵绿叶掩荫的大树下站起身来的时候已立地成佛，他就是佛教派的始祖释迦牟尼。从此，人们为他那大慈大悲的形象建成了无数的寺院庙宇。他的信仰者遍布世界。信徒们称这种树为菩提树，凡能获得这种佛性智慧者为菩萨。

二千多年过去了，生活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的内蒙古草原牧民则将所有“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的佛爷称之为“菩萨”，他们奉“菩萨”为救星。然而草原人怎么能把这样一个至高的称谓送给他，一个汉族军医，武警锡林郭勒盟支队卫生队队长郭振阁呢？是因为他扎根草原三十一年熟悉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是他曾为草原上十二万多人（次）解除过病疼而深受草原人的爱戴，还是因为他在草原为人们治病走过的路太多、太长甚至可以绕地球三周半、他经历的甘苦太奇、太特甚至可以编一部传奇故事呢？也许都是，也许不完全是。让我先给您讲一段他的小故事。

1986年3月的一个星期四下午，郭振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他要去探视正在这里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的妻子崔虹。他急急地穿过医院，当经过门诊时他被一阵讨价还价声吸引了。

“……不行，这人的脸被撕得乱七八糟，整容费不能少于五佰元。”

“五佰元多了点吧？他的亲人都不在这里我们不好做主呀。”

穿白大褂的人很洋气地耸了一下肩，摊开双手。

“非常抱歉，我们无能为力。”

“请别走，我们再商量商量。”

“没什么商量的，我们不是给死人整容的。”

两位穿警服的民警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视着。

站在一旁的郭振阁已听出了这里的端倪，他走向两位民警，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

“我也是医生，让我来干吧。”

郭振阁被两位民警领到停尸间，他看到一副血肉模糊的遗容。这是一位来自吉林省的住院病人，上街时不慎被过往的汽车撞死的。他的颅骨粉碎，脑液已流空。脸上被撕开五、六道口子，翻着粉红的肉。郭振阁要来一盆水，轻轻擦

去死者脸上的血污，又为他做了尸体处理，换上新衣服。然后，用药用棉花将凹陷的头颅和五官垫起来，拿小号手术针和丝线将头面部的伤口仔细地缝合好。三个多小时后，一个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死者，经过郭振阁的整容和化妆终于显出了安详的睡态。

两位民警如卸重负似地松了口气，他们掏出三百元钱说：

“我们代表死者家属感谢您，这些钱不算多，请收下吧。”

这时郭振阁不知为什么突然涌出了泪水说：

“他死得这么不幸，我怎么能收钱呢？”

当郭振阁做完这一切事情，急匆匆地跑到住院区时，探视时间已过，他必须再等两天才能见到自己相濡以沫而现在正患着重病的妻子。

这天晚上，他望着妻子病房的灯光直到深夜。

—

1982年冬季的锡林郭勒草原，萧条、空旷。

天空那片白云，一直悠闲地跟随着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吉尔格楞图边防站去巡诊的军医郭振阁。

快过春节了，不去看看那些在偏远的国境线上堵卡、执勤的干部、战士，大年初一的饺子他是咽不下去的。妻子崔虹深知她这位同行老伴的脾气，太阳还没把冰冻的寒夜化开，妻子就推醒了他。

“振阁，今年秋天雨水特别多，听人说草原上又要来暴

风雪了。”

郭振阁一个轱辘从热炕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对妻子说，“我早点走，下午就能赶到站里。”

他背上药箱，看到妻子一付担忧的样子，又拍拍她的肩膀：“放心吧，老伴。”

其实，这年他们刚四十岁出头，却早已以“老伴”相称了。

妻子把他送到门外，又转身跑进屋里，取了一条围脖和一个盛满奶豆腐、炒米的塑料袋，塞进丈夫的挎包说：“装上，一旦饿了你可没处找。”

郭振阁跃身上马，说了声“老伴，再见！”就一阵风似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

他骑的这匹枣红色的蒙古马，马蹄很疾。驰骋在尚未苏醒的草原，迎面吹来的风象冰茬一样割着他的脸，麻酥酥地发疼。

还是在 1959 年的初冬，二十一岁的郭振阁正值风华年少，带着满脑子诗情画意，坐在一辆老牛拉的勒勒车上，吱吱嘎嘎地走进了飘着雪花的锡林郭勒草原。那天他没穿棉衣。他从小就向往《敕勒歌》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致，却对“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艰苦环境准备不足。原以为能合着牧民的歌喉唱几首蒙古长调呢，想不到竟冻得袖手缩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哈。回忆当时的书生意气，二十三年后他仍在暗笑自己的天真。

午后，那朵小白云不知逃匿到哪里去了。从北边吹来一阵狂风，刮得枣红马在原地直打转，发出阵阵嘶鸣。陡然

间，压低的天空落起大块的雪片来。风吹得雪漫天飞舞，起初象一群白色的蝴蝶，竟一刻钟，风雪便织成了一张白色的大网，将天地浑浑沌沌地笼罩了起来。风呜呜地吼叫着，这比黑暗还可怕的白毛风使郭振阁除了他那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郭振阁被暴风雪截在半路，他陷入了绝境。

锡林郭勒草原地处祖国北部边陲，这里有四十多个武警边防中队和派出所分散在一千一百公里长的边境线上。郭振阁常年在基层巡诊，走的多是百十公里不见人烟的草原，危险始终跟随在他的鞍前马后。

郭振阁拉着枣红马在刮得令人透不过气的暴风雪中挣扎着向前走。他感到自己的身子从来没这样轻过，轻得象一片秋季的落叶，被风扯得忽东忽西。同时，他又觉得自己一向走浩特串敖包的双腿从来没有这样重过，象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拽住了，使他踉跄踉跄很难迈出脚步。郭振阁将药箱从马背上取下来，斜挎在自己的左肩上，为了减轻风阻，他伏身爬在雪地上用双膝和双肘行走。他自信自己是大难不死的，他要走出暴风雪。

白毛风肆虐地刮着，这呜呜的吼声类似八年前他被狼群包围后，那伙饥饿的野兽在吃人之前发出的长啸。

1974年秋季的一天下午，郭振阁刚刚送走最后一位患者，脱掉警服上的白衣，就听到院子里又传来了马蹄的声音，凭经验他知道，下班时间来的牧民多半是来找他求医的。

医务室的门一下子被撞开了。一位剽悍的年轻牧民冲到

他面前。

“好大夫，快去救救我奶奶吧！”

“怎么回事？你慢点说。”

那时，郭振阁的蒙语已说得非常地道。

“我的奶奶今天上午跌倒在包外，不省人事了。”

“你是哪个苏木的？”

“白音呼硕。”

“好，那里的路我熟，你先回去照顾病人我随后就到。”

郭振阁想，老年人昏迷多数是由冠心病引起的，这样的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他必须尽快赶到病人身边。

他往药箱里放了一些急救药物和器械后，就去马厩牵马。可是，马厩里的马都出去了，郭振阁返回医务室时，看到焦急的小伙子已催马远去。怎么办？干脆，骑自行车去！白音呼硕距郭振阁工作的盟公安处四十多公里，他估计在天黑之前可以赶到患者居住的毡包。

郭振阁推出他那辆老资格的自行车上了路。

秋季的牧场仿佛无垠的黄金海洋，微风轻轻地掠过草场，小草顽皮地摇着头与斜挂在身上的阳光嬉戏着，这是一种和谐的游戏，象音乐大师指挥棒下的一首千古绝唱。

郭振阁是这位艺术大师虔诚的崇拜者，他如醉如痴地热爱着大草原的一切。可是今天他急于赶路却无心浏览这百看不厌的草原景色。

他选择了一条通往白音呼硕的捷径，加快了蹬车的频率。郭振阁一定没向他的宝贝车子做好战前动员就风风火火上路了。自行车抓住有力时机“嘎叭”一声爬了窝。郭振阁借着草原的暮色检查了一下车子，发现自行车中轴脱扣了，这

在前不着包后不见人的草原真让郭振阁抓瞎。剩下的一半路程郭振阁只好推着自行车赶路了。

天渐渐黑了，草原的夜晚黑得奇特，天空虽然挂满了闪烁的繁星，但却显得那么遥远，那么高深，草原很难借用它们的光亮，因此，天空是活泼的，大地却是静寂的。郭振阁独自一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走了大约两个小时约摸自己应该到了，可他发现不远处的小土丘正是他坏车子的地方。他走上小土丘，借着天空中的北斗星辨别了一下方向，重新选择了一条路。

两个小时后，郭振阁又转回了小土丘旁。他知道自己大概是遇到了民间传说的“鬼打墙”。郭振阁不由地为病人着起急来。他决定再试一试，也许不会转回来了。

郭振阁终于没走出这道“迷墙”他再一次回到了这个小土丘旁。

他精疲力尽地跌坐在草地上，又冷又饿，身上不住地打着颤。他决定待天亮后再走。

苍茫的锡林郭勒草原完全沉寂在无遮无挡的黑暗里，郭振阁独立坐在土丘上，象被挤在厚厚的高墙夹缝中一样。透过黑夜，他看到的仍然是漆黑的夜。此时的草原不但黑，而且万籁俱静，静得令人的大脑空洞而惶惑。

呜——，一声长啸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使郭振阁打了个激凌，紧接着，呜——呜，呜——呜的嚎叫声，连续不断地响起。郭振阁环视四周，发现黑暗中有一些磷火一样的蓝光闪闪烁烁地向他逼来，他被狼群包围了。

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在锡林郭勒草原派驻了

一个二十余人的小分队。一天小分队外出执行任务的路上遇到两只狼，他们向狼开了火，一只狼当场毙命，另一只狼并不反击，只是将嘴插在黄土里发出呜——呜的惨叫。顿时，成群的狼开始从草原的四面八方向这里集结。惊慌失措的日本军人端起机枪向狼群扫射，这下子更加激怒了狼们，它们群起而扑向持枪的人们，终于人没有脱逃狼的愤怒，日本特工人员全队覆灭于狼口。

郭振阁在狼群面前进退维谷。他向一个与狼群相反的方向猛跑。突然他站住了，觉悟到自己无论如何是跑不过狼的。这群狼既然能嗅着他的气味跟到这里就决不会放过他。他让自己冷静下来，过去听人们说，狼是很怕火光和声音的。郭振阁想起刚才靠坐过的草堆，他灵机一动向那堆干草跑去，抱过一些干草，从兜里掏出火柴来点火。看着越来越近的狼，听着狼们饥饿的哀号，他心里慌极了。手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加上草原上正刮着秋季的风，火柴一根接一根地嗤、嗤划着，但只闪过一瞬火光又立即消失了。眼看狼群离他只有十几米远，可他还没有点燃对付狼群的火焰。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郭振阁耳边突然遥遥响起了小时候当中医的父亲给他讲的故事中“他一路唱着歌往村里走，狼是不敢靠近他的……”时，他一直没弄清狼为什么怕人唱歌，以后年龄大了也就不再追究。没想到这个故事做为一种经验已深深地保留在他的潜意识中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要试一试。

郭振阁攥着手里仅剩的三根火柴，喊起蒙古长调：“啊，嗬嗬，赛拉尔白咚赛……”此时他唱得一定很吓人，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把狼们怔住了。郭振阁看到自己的歌声起到了效

果，紧张的心情开始松弛了一点。他脱下警服挡住风雪又把手伸进草堆底部。狼在听不到任何声响的时候又开始嚎叫着向他靠近，郭振阁的生命就系在这三根火柴上。“噗哧”，小小的火柴捉弄够了郭振阁终于笑着燃起了火苗。

郭振阁小心翼翼地拢着火堆，将干草一点点地续到火里。饥饿的狼群立在黑夜里，远远望着闪动在火光中的人影，唾涎淋漓，它们不甘心放掉到了嘴边的食物，围着这火光，围着郭振阁转着圈子，发出诉怨般的悲嚎。为了不使狼群靠近，郭振阁一边加着火，一边又唱起歌。

郭振阁用歌声与狼做着心理上的抗衡。他高亢的音调充满对生命的执著和对大自然的深情厚爱。每当他歌唱的间歇，狼们又立刻长啸而起，这野性的四重唱象咬在人心脏上冷冷的牙齿，直沁人的毛髓。

在这场人与兽的特殊战斗中，郭振阁以他的机智和毅力战胜了凶残的狼群。

当郭振阁来到蒙古包，经过认真的诊治为牧民老额吉（大娘）稳定了病情后，为了感谢郭大夫的救命之恩，老人的儿孙双膝下跪，用洁白的哈达捧起银碗中的马奶酒高举过头顶。这是一种敬神的礼节，然而今天他们却要将这碗酒献给他们信赖和尊敬的人。郭振阁被蒙古族牧民浓重的情意所感动，他心里有一种暖暖的液体在流动，它渐渐融遍了郭振阁的全身。

然而，现在郭振阁已在暴风雪中挣扎了一天一夜，仍没遇到一个毡包。他使劲睁开被冰雪糊住的双眼，寻找着雪以外的任何一种东西，可是他的视野里除了飞舞的雪片，还是